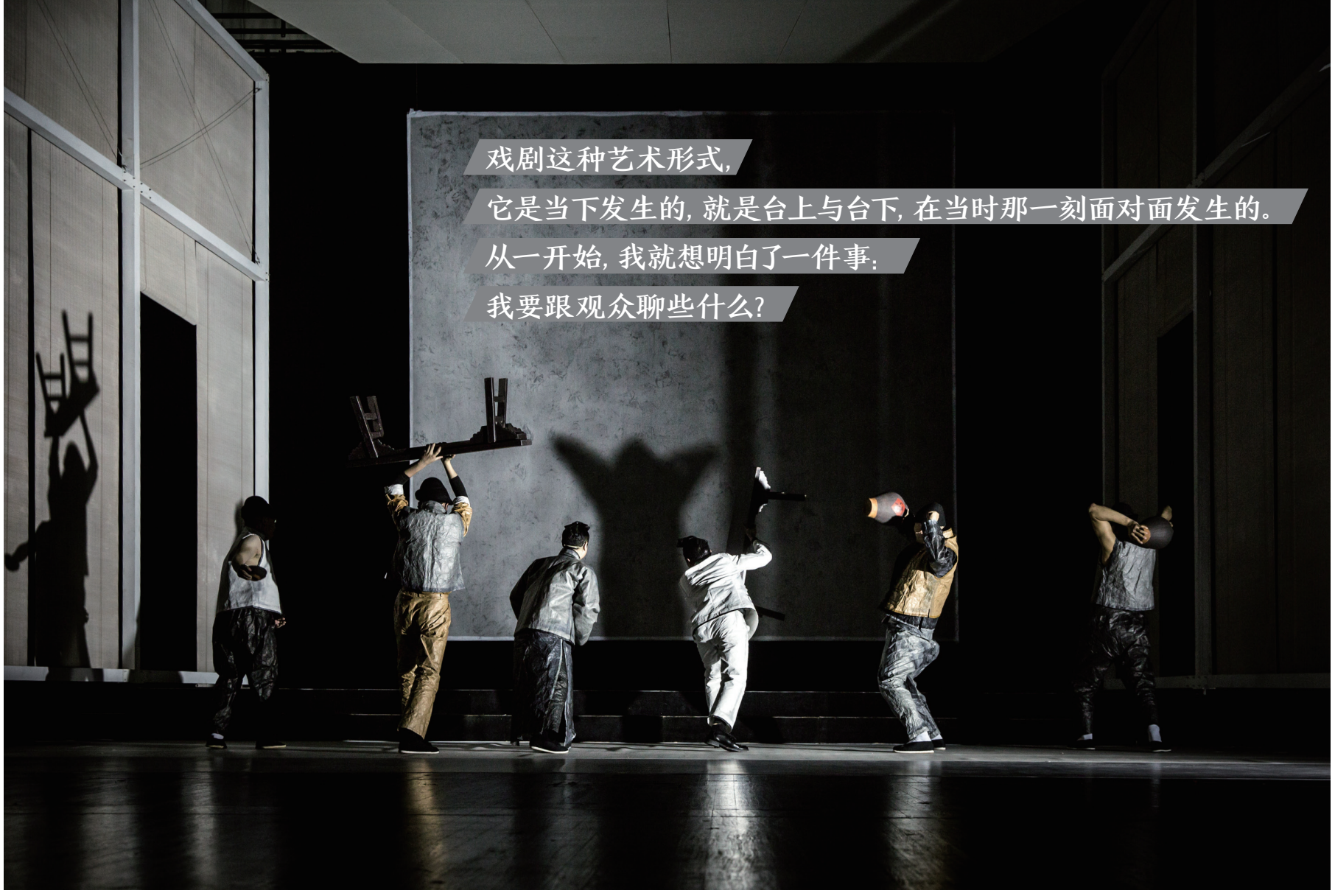

借昨天的老舍，讲今天的理想生活

【文/冷梅　图/资料】

曾经一次机缘巧合，导演方旭把老舍的《我这一辈子》改编成一出“独角戏”，这触动了他内心深处对老舍作品的执着劲儿。这些年来，从独角戏《我这一辈子》到话剧《猫城记》、《老李对爱的幻想》、《老舍五则》、《离婚》和《二马》，方旭被业内誉为“老舍专业户”，2018上海·静安现代戏剧谷，他又带着最新作品《老舍赶集》，亮相上海首演。

有人如此评价方旭所传达的老舍美学：这是小而精致的，原汁原味儿的北平，它不同于那种宏大的、厚重的表达，而是回归到了老舍街头巷尾的北平，回归到了小人物、小心思、小细腻在命运、时代中身不由己的沉浮，同时又有着一种坚定的目光审视着整个民族。

就在刚刚结束的2018上海·静安现代戏剧谷“壹戏剧大赏”，方旭作为颁奖嘉宾为新晋获奖者颁奖。而回溯一年前的“壹戏剧大赏”，他荣获了“年度最佳男演员”的殊荣。这个混完影视圈，又回到小剧场话剧圈，自编自导自演“老舍剧作”的六零后话剧演员，算是个“另类”，不搞鸿篇巨制，只抒印象写意，嬉笑怒骂间抖着“老北京”的机灵。方旭对京味戏剧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情结，这般老北京的情结，也就让他和老舍先生在不同时空底下有了更多的不解之缘。

用想象力激发观众

Q：演影视剧和演舞台剧，哪个对你来说更过瘾？

A：肯定是舞台剧。站在舞台上，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。舞台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地方，它为有想象力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。戏剧，是假定的。这种假定让很多想象力变成现实。可是你非不这样做，把舞台变成电视剧拍摄现场，搭了房子，盖了院子，我觉得这种戏就没劲了。我不喜欢那种方式，可能我对剧场有某种偏好。舞台它刺激，就是因为你可以把它用一种想象力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关键它还不是完全个人化的事情，你要用自己的想象力，去激活观众的想象力。这个真的太刺激了，是其他艺术形式不能取代的。我就喜欢用最少的元素，激活大家最大的想象。

Q：你偏爱想象力，或者说是比较新锐的戏剧表达，但是你又偏偏选择老舍这种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舞台呈现的题材，为什么一定要“戴着镣铐”来跳舞呢？

A：我觉得想象力只是一个表达方式，说到表达，你还得知道要表达什么。那个东西就需要回到文学，回到文本上。我觉得文本的文学基础不扎实的话，就算你再有想象力，也没有施展的空间。喜欢老舍，是因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，喜欢京味儿，从内心深处就很迷恋它，选择老舍也是特别自然的事。大家也说王朔是京味儿作家，但我觉得不一样，王朔有点儿玩世不恭，说到对于人、国家、社会有一种责任感，我觉得还得是老舍先生。当年，陈佩斯也问过我：“你把《离婚》都改成那样了，跟原著还有什么关系？”原著二十几个人，到我这就成两个演员。我说不是这么回事。如果没有老舍先生很扎实的文本在，就算我再有本事也没辙。不是说原创剧本写不了，可以写，但是我觉得很难写到这个程度，尤其是老舍先生成熟期的作品，比如《离婚》《我这一辈子》，包括后边《四世同堂》《骆驼祥子》以及到最后没写完的《正红旗下》。我举双手说，我写不了。你说改剧本，这个本事我有。我们干的是两回事，老舍先生是文学书写，我想的是如何将一个文本立体地呈现于舞台上。我们是一度和二度的关系。有人也会说，老了，旧了。可是我想说，地不肥，是长不出好东西来的。就我个人的看法，文学是戏剧的母本。所有的表达，你的思想和情感，都是构建于母本之上的。

四合院里混大的“老北京情结”

Q：你说到王朔的京味有些玩世不恭，有点像电影里的《老炮儿》。也有人这么形容你的京味，你自己怎么看？